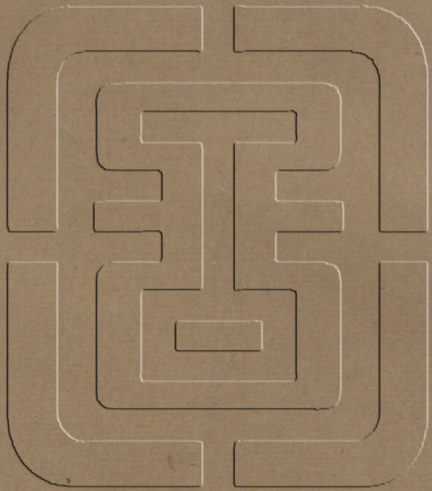




1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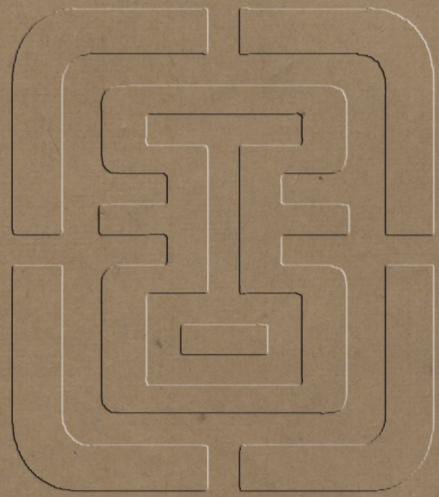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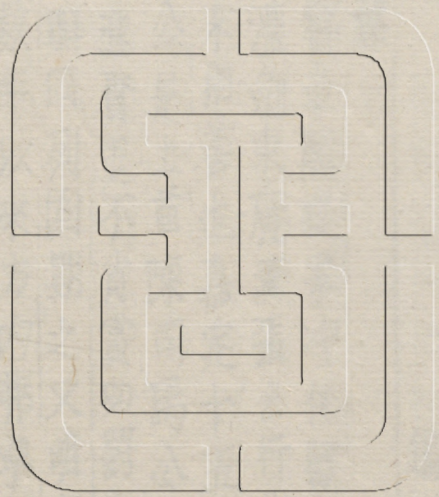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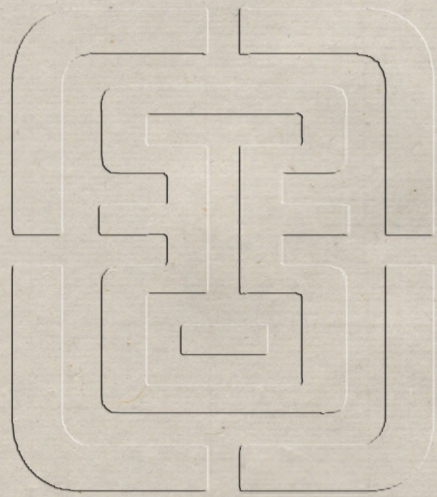
一七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七十七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墓誌銘

直寶章閣提舉冲佑觀張公墓誌銘
始余將漕劍東廣漢張公行使父湖北書
數往返未相善也嘉定十五年冬同在郎
省明年公是上首陳司馬公仁明武之說
申之以進賢退不肖賞功罰有罪詞乎而
氣直予與同列固期之又明年賜對極言
時事曰數年以來方內弗寧山東之地既
掃而未稟正朔忠義之徒雖附而左枉自
如得之無補祇以示弱而况殘金易酋外

金山集卷之十七
示安靜縱還俘掠議遣行人安知不以怠
我韃之來也實與我使俱至彼能使邊人
戩駭崩伏則于我非必有畏慕之誠意第
甘小佞弗慮後艱一與之盟而嗣有難塞
之請則或從或卻皆足以兆禍海上之盟
厥監未遠也次又言薦舉科目之弊互送
苞苴之弊苛斂虐征賄訟鬻獄剽奪民產
勢所不免請自朝廷之上肅紀綱以示觀
聽申憲度以警貪媮不然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疏入上論浩然歸重予又心降
焉未幾 宰考登遐或疑所服公上書宰
相請取法 孝宗行三年之喪且曰 孝
宗始自踐阼服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

皇帝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
省之勞欲報之德朕 孝宗宜有加尋又
以宰執率百官請大母同聽政表至七上
公復以書抵宰相謂 英宗以疾 仁哲
以幼則 母后垂簾聽政有不容已惟 欽
聖出於勉強故務從抑損不避父名不慶
三日不御前後殿僅半載而卒辭焉今吾
君長矣若姑授以為請此亦中策未幾制
詔公卿百官集議 廟制公謂九廟非古今
若升祔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乎今日于禮
無稽予時聞公建議卓亮明偉又申敬而
願交焉未幾下詔求言公上封事凡五千
言今撮其要著于篇一曰天人之應捷于

影響今自冬徂春雷雪非時積陰久雨西
雲東淮狂悖游興通者客星爲妖太白是
畫正統所係不且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
先乎孝而送死尤爲大事自漢景並緣吏
民釋服之語忍薄其親貽誚千載惟我祖
宗定爲宮中之禮 孝宗皇帝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于昔有光逾 寧考以嫡孫承
重 光宗雖有疾未嘗不服喪宮中也泊
光宗上賓則權醜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
寺受成胥吏開端聽擇未嘗以義折衷今
已不可追咎而尚有當講者蓋再暮而祥
百僚始純服吉慶元末年初議爲得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亦不復有凶

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爲期害理滋
甚况人生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
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曩時德壽重華
異宮慮數蹕以煩民也故有五日一朝之
制今筵几在前自可朝朝暮夕而無故習
爲疏簡臣所甚惑也三曰母后之賢本朝
爲盛今 太后力却垂簾之請天下誦之
而聞慶壽前期 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
什凡以寓頌禱者惟恐不至此世俗之見
而表儀天下者亦爲之乎 太后撫時觸
物追念所天亦豈樂于受此臣竊爲 陛
下惜此舉也四曰夫婦人倫王化之基也
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議固未暇問然非

豫講夙定符忍俚說乘間而入竊考累朝
元配始于潛邸惟仁哲釋配于承祧之
後選納自正而昭慈之于元祐臨軒發冊
六禮備舉尤為坦明臣之所望于今日者
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而叶公議
耳五曰處變之道自匪易惟事實無隱心
迹自明陛下嗣服以來濟王之恩禮自
謂彌縫曲盡矣而不畱京師從之外郡不
擇收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旋
雖弭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
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
以自處者庶或無憾而造訛騰謗者亦非
所致力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是之思臣所以不辭也六曰近世儉佞之
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各歸過夫果好
各歸過則其自為者非也而人君實賴其
忠益若首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
莫不望風是疑此危國之鳩毒也七曰
陛下御極之初凡在各流首被褒顯然而
命召所及不過數人方其未來不加勉趣
迨其既至無所咨訪而况按羅未廣遺才
尚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
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成僉論所推招
徠可緩若精于史筆復有如李心傳可惜
一官不俾與聞鉅典他固未易徧舉矧入
有不及知者乎况迓來世俗取人以名節

爲矯激以志謹爲迂疏以介潔爲不通以
寬厚爲無用以趣辨爲強敏以拱嘿爲靖
共以迎合爲適時以操切爲任事是以正
士不遇小才見親此識者所憂 陛下安
得付之悠悠不以動心乎 入曰近世士習
曰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声伎之美服用
之侈餽遺之珍何來宗戚奄宦所聞見者
今搢紳士夫始過之公家之財脉同已物
而猶未厭也則薦舉獄訟軍投吏役僧寺
道觀富民巨賈尤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
至其避譏媒進徃徃分獻厥餘欲基本之
不搖殆卻行而求前也 疏入士大夫傳誦
紙價爲貴予至是知魏公有後矣又目輪

對以其伯父宣公告 孝宗語告上當求
曉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其論
學術邪正略曰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其要則曰
自天子達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蓋
正心以上昔脩身之事齊家以下則舉而
措之耳無二道也後世乃有謂人主之學
與士大夫不同者吁其諸異乎大學之道
數子聞其說又知公不特優於論事益幸
問之道固嘗有聞於其請外也深嗟屢歎
爲詩以送之時諸賢如真希元丁文伯洪
舜俞皆有詩云何真希元以言語得罪予

亦追官褫職投之靖州明年臺臣指公爲
朋比免所居官予由潭趨靖會公掃自顛
相與歎繹干嶽麓精舍不覺日之旰也止
予宿道林僧舍明日別去自是家居聚友
益求爲已之學居數歲識益明志益厲士
之道長沙者皆傾心願見焉紹定三年七
月從子毅城令某卒公盡力救藥又爲之
治喪謀嗣遂以傷悼感疾九月甲子屬纊
年五十有七且死謂其子猷子曰我死則
葬我于潭之善化縣忠臣鄉霧泉山某岡
墓門之石必屬吾友魏華父銘之旣卒猷
子奉遺令以請會子蒙恩西歸道五谿遇
使人于塗乃爲叙姓系爵里俾書而納諸

壙厥九月舟于南郡之汭猷子又遺予書
曰吾子之辱貶先君也不肖孤旣奉而饒
諸石矣今將以十一月 即寔匠事旣嚴
失今不銘後將噬臍嗚呼公以同志坐累
無愠色無怨言死又屬之銘曰其敢辭公
諱忠恕字行父其先漢綿竹人曾祖咸舉賢
良方正皇任奉議郎僉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贈太師秦國公祖浚皇任尚書右僕
射少師保信君節度使魏國公贈太師謚
忠獻始寓居潭州父杓皇任端明殿學士
通議大夫贈少師妣魯國太夫人臨卽計
氏淳熙八年公以忠獻致仕恩補承奉郎
監臨安府樓店務慶元二年差提領建

康府戶部膳事酒庫所幹辦公事父卒不行服除差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嘉泰四年以避親嫌改通判沅州開禧三年四月主管京西湖北宣撫司機宜文字其秋權發遣澧州秩滿除籍田令嘉定五年八月改軍器監丞是月遷太府寺丞六年四月差權發遣湖州七年擢司農寺丞是月差權發遣寧國府九年二月差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年二月差知鄂川權荆湖北路轉運司職事尋改除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十一年八月詔赴行在奏事明年未對除屯田郎官七月丁母憂十五年九月除尚書戶部右曹郎中十七年三

月除將作監寶慶元年累請補外七月除直秘閣知贛州明年春視事兩月落職降兩宮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直宝章閣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以疾請老詔特轉一官致仕元配正氏繼室趙昔贈宜人獻子從事郎新監嚴州都酒務公始仕臨安府尹王溉之致莫府時韓侂胄權勢熏灼有民家女已議昏對而奪之者夫家以告公獨曰尹婦其父母家尹不能唯人已覘其為遠器矣在廣西日使者王公資之吳公獮黃公頰助捆紮公戲詹公躋仁皆不輕許可者深知公以姓名聞上其為丞沅守澧率為民植長利蠲父患在奉常

日大宮鳴吻為雷雨壞神主移御公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為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蠲下戶積逋凡泉帛續粟之征為數甚夥宣城夏旱公盡瘁禱求至忘寢食請于朝驚度僧牒截撥米運以備濟糶且又勸分拓糶以責寬征嚴保伍之法以防姦覷常平使者以是郡為得人不再遣官既而朝廷撥賜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僧牒五十使者欲均濟而不復糶公慮無以繼則核戶口計歲月庶及春莫使者欲勿勸糶公慮來日尚賒則請嚴戒諸邑禮諭大室仍發蓋藏所見既殊間言乘之轉運使者以聞是以有

冲祐之命朝廷遣常平使者領其郡則所發之廩固班之諸邑無留藏也湖北一十五郡而調夫運糧供億襄漢者九公請出鹽鈔募民漕安郢之粟則可以少寬民力嘉定十二年春虜破五關圍信陽斬黃裳漢皆震公請調飛虎軍以壯聲勢卒賴其用公在外服其不忝厥世又如此予嘗評公孜孜體國以忠獻撥煩劇劇似端明爰暨中身斂華帟實則益有志乎宣公義理之孝而死不待年齋恨泉壤人謂實錄云銘曰進退語嘿士之大政吾觀于公事主弗貳言言至計炳之大誼挫抑彌伸絕壬靡忌人之方人賤目貴耳吾身親見以詔千禩

鎮江府教授徐君墓誌

婺武義徐君以淳熙六年十一月丙申卒于鎮江府教授明年十一月甲午葬溪上原徐家塢又四十有六年其子潤以學正胡緝所次行實求銘于史臣魏某某辭曰我生之明年而君卒相去相後若此吾不敢可潤泣而固請曰潤不天生十年而孤既葬之二十有九年潤始克綴一名于進士籍又十有二年而伯兄淮之予澳始自上庠賜弟然後鄉之人皆知先君位不稱德之報然而墓前之石又未有識潤蓋有待也昔者眉山蘇公與南豐曾公爲輩行蘇氏之大父待曾公書其碣古之人有以

發歎其先美者固不計夫地世之久近人之識與不識也則又泣數行下以其曾王父母王父母四銘以來始余將漕東川潤爲之屬知潤爲最父今又參諸先銘且矜其請之篤也則不敢曰不可君諱端鄉字于長曾王父惠王父華昔緼德不仕父安邦早有譽于太學晚從恩仕爲舍山尉會昌丞以宣義郎致其事媿湯氏生四男子君其次也幼貧厲志于學始事鄉人章公著又從任公尺言率讀書至五夜常曰士之學道貴于自得豈徒以絺章繪句爲事舉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監潭州南嶽廟再調鄂州司戶參軍未上會婦翁胡彥國帥淮

西辟書寫機宜文字胡公移鎮潼川君轉
丞廣安之新明秩滿教授漢州胡公卒君
于是將改秩矣或請少須君曰是家子尚
幼非吾當誰託乃辭官護其輅以歸改教
授邵州于外艱服除監文思院下界又罹
外艱仕進益落調教授鎮江請于長修學
舍建真院至捐私帑以助其役其思職首
公大較如此既舉王及格忽寢疾乃卒得
年五十有四嗚呼是可悲矣夫元配曾氏
樞密院計議官諱之子鑑室以胡生六子
男曰淮漣源潛潤漣以後伯父集女適某
人君平生清苦急義不蕪人知事親盡道
事上官以義待下以慈蓋其志于自得

恥爲締繪故造次中理道魯氏早世於奩
中物秋豪無所取胡氏設有田三百餘畝
悉以歸其兄人惟不役志于貨利辭受取
予惟義之權則胷中所存浩然與天地同
躄而其耦事涉交有不可奪有不肯爲者
矣惜其所存若是而其年其位僅若是已
平生所著有麟經淵源論十篇漢鑒十篇
覆瓿集二十卷集杜子美詩若干卷藏于
家銘曰義理不競締繪相沿承虜襲末諱
世取妍篤哉徐君雖誘弗挺雖撓弗奪雖
窮益堅屈信之度寒暑相矯是開厥紹替
替有延

李中父墓誌銘

吾交李中父生而秀晤七歲彊記過人十
三善屬文十六以周官書應聘有聲十九
與鄉舉未及仕于春官而大父母卒哭泣
以喪明紹熙四年考君策進士甲科注普
州州學教授遽以喪返中父號于殯廟曰
其自今無望于斯世矣卜宅兆以塋重親
求救水以養嬪母教養弟妹以冀其成立
如是而已矣貧無澹儲受徒以自給積歲
累月僅畢所願益得以大肆於季少所誦
習皆記無遺至是溫尋而增益之嘗館于
大邑劉氏因痔痛亂心膂爲詩曰生道由
來貴古今纖毫不假外推尋只因疾病呻
吟切識得平生第一心路是隨事習察精

切明著辭經義疏緒史有氏靡不究研出
則門人居則弟若子從旁代讀氣聽色受
讀已諷味數十過融液浹洽乃止人有問
焉從容辨對往往有目者所未睹於三禮
尤該暢嘗欲爲周禮傳而未及晚尤遽於
易以周程子書參諸邵子之說每謂太極
太衍相為表裏義易周經相為躰用彖繁
多述先天心法而人罕知之欲必之于書
亦未及為之而精粹嘿識固已月異歲殊
嘗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方馳騁乎俗學
而不聞大道雖塵勞沒齒知其無以死也
疾病語不及私惟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吟誦累日以及于絕鳴

呼非嘗從事于斯而實有得也安知道爲
何物死爲何事何如其可終也使假之季
蓋加微治之功所造當不止是國朝以季
校育才以科舉取士濟時詒後亦云盛矣
然而名公詎儒有不必皆自科舉而繇學
校進者鮮其敝務以科臼組綴之又靡爛
士氣揣摩迎合之詭瑒喪心術以位天地
育萬物之身顧為小心得失陰驅潛誘以
沒其身曾不暇及觀內索以事其所當事
是故有能以言行淑身垂世者非蚤自稔
俗則晚而有聞以中父之才之敏雖不可以
淺近量使以方盛之年挾其所長與等輩
角名場利區何鄉荆克是則中父尔矣遭

家多難不幸有左卜之厄不惟動心忍性
觸慮增知乃以是葆先襲明觀身於良觀
心于復若將此悠然獨得於義理之奧然
則士之享果在此而不在彼邪尤審于去
就之分束脩之問日至不苟於受余弟文
翁既冠願從之遊會劉文節公守眉亦
除館待之中父必以復先爲從違太府
卿張東父子震從子與虞仲易剛簡謀致
中父幣誠而詞共居數月卒以道遠辭前
後郡守以禮疆起之張義立方尤卷卷焉
率謝不敢往不得已間造而造返余前後
家居乃幸肯臨相與比席誦書章分句析
諸生環侍而聽各足其分族昆天祐字德

先安貧樂道與中父爲父敬交中父名齋以喜告德先爲之銘文翁事中心父尤謹飲食卧起扶相必親蓋近世事師者鮮能及之後又爲經理喪事合同志賻其葬先事走人至靖求余銘以識諸墓吾友郭方叔黃中亦以書來曰自李先生卒吾無所於聞盍速銘之有以慰國人弟子之恩按李氏係出唐宗室太子議郎仁濟從禧宗西幸九世祖暉五代時爲臨邛錢監徙大邑令因家于邛曾祖寔不仕祖名孫以淳熙賜高季爵封修職郎考諱丙仲妣吳氏費氏中父諱坤臣取同鄉蒲氏生子男四人日章能讀父書契行秀行全行皆以俊諸

父女一人適士人劉損之中父卒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年五十有四葬以寶慶三年月墓在縣鄉山銘曰

形容甚矍其中孔腴生世云孤其施孔遐匪顧匪盱其書滿家匪室匪廬其居廣居并沈榮枯晦明盈虛有物有吾果孰在乎

知江原縣兼權通判成州馬君墓誌

嘉定十一年春女真敗盟掠西和襲天水奪散關披皂郊蜀人震恐制置使倉皇乘邊晉人馬君範時知江原縣受徵權通判成州經理餽餉至沔列七便宜至成數有論建如言忠義軍廩給不周統御無法必爲亂虜所驅丁壯皆五路遺民設俘獲之則

資給遣還以繫其南望之志時忠義軍統領張鈞復湫地堡君言宜增戍守以為進取之基虜之渠率號三府相公者為我軍所聘君清乘虜氣紮鼓行進襲且虜忿於敗覺必怒其勢必深入虜法嚴酷失主將則部曲連坐其勢必致命于我我以乍勝之餘將驕卒惰夫以驕將墮卒而當怒冠吾甚懼焉師不聽君又申迷餉道利病會總餉者與制司矛盾君引疾求去會忠義軍迫於散遣之令倒戈內向虜因之大入西和成州及河池將利大潭皆莽為盜藪君之言皆信而帥無所歸咎則以避事劾公詔送岳州居住後二年詔自便先是岳

州通判呂櫛屬君代箋紀凡二年比去以楮券百千饋謝公受之不疑尋乃矚知入經總制錢曆為嫁禍之媒即以返于府人代呂者發其事部刺史以聞於是呂鑄一秩君再徙全州該登極恩量移常德府守慶元年之正月也二年八月以疾終于寓舍享年六十有六方君之近岳也予與工部尚書楊叔禹汝明兵部侍郎杜忠可孝嚴同自丞相予言大將擁兵而邀未嘗見之罰也而獨責守貳之不能死守守二固無辭于罰然在朝廷不無咄咄茹柔之嫌其後徙全又言呂櫛之饋益禦人于貨之頑而馬則受禦也况知其為禦既速已之

丞相皆是其言一以自便一以量移然而棲遲武陵終以喪返是可哀也孤巽之將葬以其母之命狀君行走靖竭墓道之銘予不敢辭君字器之系出趙城世居晉之臨汾曾祖周祖彥皇通直郎紹興三十一年君之父士寧侍通直守商洛君以七月生于郡齋其冬遇五師吊伐通直起義內應因舉族南來居巴之化城君少而莊靖長從師志尚不群淳熙十六年舉于鄉于類省試明年入對大廷未唱名二親相繼淪謝公執喪葬祭如礼服除廬墓不出或問之曰三釜之養弗及而徒為畜妻子計非始圖也鄉黨朋友強起之調漢州什邡

縣主簿謹勾稽新官舍除學館群邦之俊秀而課試之再調監成都府犀浦鎮稅平訟牒載姦胥通商旅寬征斂歲比登而民富乃葺鄉校殿屋齋廬一新且益粟以養士又以餘財營解髡道秩滿授遂寧府學教授寓居成都會吳曦以蜀叛君慷慨憤激謁制置使及諸寓公請討之謂曦自狂逆而官吏軍民固未嘗叛也議始定而曦戮詔遣刑部侍郎吳公玘論蜀以其事上之朝未報又辟重應府新津縣令縣宰以虛逋負積至十餘萬緡君謂此由字民之意未孚乃悉意獄訟誠求而審克民自以不寃君察人情既孚則令可行爰始考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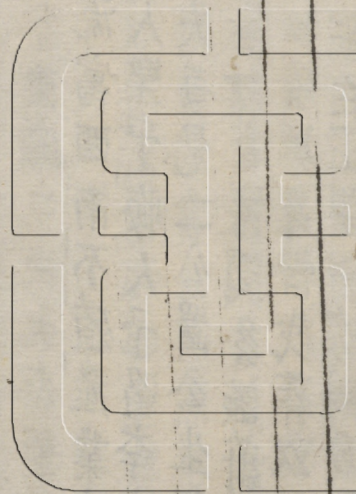
財計多有產去稅存重科覆納之患乃屬
縣民定其強弱之等以制賦役民始譁然
君語之曰人莫公于心苟隱諸心而安則
公論所同也於是交舉迭承高下畢陳貧
弱者蠲除至三千餘緡以均諸得產而未
承者其中人家則鄉之有德齒者自為推
排不經吏手自是民當輸賦往往鼓吹導
從以來積貧既賞公私兼裕宣撫司改辟
榮州教授秩滿尋辟知重慶府江原縣居
民不戒于火延燬百家君念散財發粟亦
姑逭目前欲振業之而帑無餘財俸賜亦
緣手盡乃以元補授文書質于富民得錢
則使民各狀其業稅費之高下自二十千

至百千貸為本錢期以半年責償小民勸
呼感泣未幾民廬皆復其舊君又取所貸
緡揭諸方盡蠲之民大過望象而詞之君
先世以流寓西南不殖產業自奉簡約而
勇于濟人樂乎晦人子過李公李章壁及
吳公德夫每見二公置公坐隅以備訂問
益君商洛故家博聞多識辭有典刑而一
跌不振以殯厥身惜哉葬以紹定四年十
月墓在王望山坎岡君取表氏生二
子長伯午嘗與嘉定九年鄉舉前君八年
卒次巽之銘曰

分晉之英商洛之靈巴山于營岷嶠于征
三黜于荆大命卒傾江流自岷達于荆衡

神其來寧故山之京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七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渠陽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朝奉大夫府卿四川總領財賦象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銘

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申者十有四年指權宜一切之
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季間主大夫由之不知視為
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吮利詭取陰奪者此皆無
以議為或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
而不能慮終知敵不求敵德什亦二三或毋問弗克
推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

受任少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辯逆復如父詔子承友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竊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爲石百五十有餘萬營田歲租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凡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馬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饒於貲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逋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詎詎成大

同李繫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請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數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數下二等戶若官司自糴下力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俟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願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夫未知君之信否而慨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爲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播積錢不動總所歲計

自可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虧毫忽之價出納
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興民不加賦散撥其
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糧少隨地產今利閩
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
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侵欺移用者以
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四五員四請
依已出命免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通判知縣以糴買
能否議賞罰六許民立賣糶準納賦役七請聽旨不
時委官徃州縣監量八謂欲於上九勸糶令民自量
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謂官糶斷可以行
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復設先事而言十謂

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謂總領所與
宣撫司平糶徃來其職事則諸司不得與願專責在
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且令成大同共詳度至是
孝廟猶未以事屬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不
得而盡知又畫十以聞詔未見此民間和糶有無
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
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取撥公又奏不
可豫計且如利閩州以高價糶商米而關外以小價
科民糶裕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今
於關外隨宜收糶此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
糶買通快利閩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

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斂百餘萬不爲其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般販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糧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重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役準納糧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感於淳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遂露底裏以告于范久之范亦公然信服連名復

命卒無以易公也俄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故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權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免一年蓋廷臣始爲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周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賦準糧通判知縣以能官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固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

三年之秋九月迨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徃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初議克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於終信非公剛實在中其能行尚而徃切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糶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交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

罷糶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糶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准等奏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繫之請盡免蜀口和糶為惠尤廣乃自倉部遷太府少卿及范公乃還止首問可保其又行否范曰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繫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繫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乃欲次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生且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糶能寬民力特與遺表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運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親昵富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則

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其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璟瑤嘗以公寵擢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夫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全真無以久其傳子爲我書之按杖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敦乎乃撮其要者而誌之見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因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秉從穎川秉之六世孫就從江夏秉之七世孫頡從南鄭頡生劬劬生固固晉漢三公緣是李氏爲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

輒以公陸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

二子朝奉爲次蚤有志節嘗游秦蜀太梁浮淮泗江浙道荆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卅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教授用薦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通判益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解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攝通判卅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勅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

川財賦軍馬錢糧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安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鄭克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先人已覘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之田請于朝增薦送之自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且爲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耻犯法州承虛額而取之縣縣無從出州以常賦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詁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略曰今劔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不卹必爲盜賊往年有納

粟度僧喫田契等錢認別貯于餉所不下數千萬今指其什二三凡謂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喪平四路故輸納于利沔大安諸郡凡費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鬻半直公自制置使蓋令民各輸正色估錢之半足不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便時頭子勘合錢皆增舊數公控于諸司大畧謂頭子錢舊者費取五錢其後累增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勘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錢近又費取二十今以萬緡爲率分爲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勘合加二百緡四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

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
百六十五萬天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
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切二年于茲
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為數年對減
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
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萬金二歲之中此所
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爲此說者盜臣
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
此數事亦可畧見攝通判彭州纔閱月償宿逋五萬
緡有奇彭之民旣輸米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
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復支移四千九

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
彭民安能勝此三役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
爲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侵請于諸司檢放
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急公謂
常平免役令義倉穀專充贖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
散行訖聞基公乃如令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戶仍
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且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
米備粥溢楮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
取糶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爲畫補糶之策餉使行之
米價頓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迨明年歲在戊子卬
蜀彭漢及成都間盜賊譁起而絲獨按堵然後知公

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趨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爲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義倉三萬餘石爲軍儲之外，僅六千餘，且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况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之害於折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那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爲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蹙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越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

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浦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權之以制低昂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并于州，以次貢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遣官覈其事，日輸不過六十擔，擔爲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減鹽十萬八千餘斤，爲緡錢十萬五千，牢盆之精與隆簡無異。總所自推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爲善類，崇康之民出入統歸崖關者，有征公爲之弛禁，凡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比旁近郡爲夥。公又在郡帑之餘，爲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

部寇邊公遣成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
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參政王公上其最詔
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
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
活至百七十萬人沈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
邊數百里剗殘公度九折坂戶輸而人撫之貸米粟
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犁鋤之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
某嘗欲以推酷彈劾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
之日蠲酒二千緡歲七千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
十萬其誰能辦此曩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僅有縣
鎮六十餘所應今而繇此蕩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

南酒坊不可驟論也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
都十縣歲為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敷在民間其為
害甚於官權也識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挺提
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疋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爭
先拔尤有妨茶馬司歲額况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
為管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
七害大畧謂乾道二年以前吳璘以買馬奪御前三
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甯張德遠皆以罪罷慶元
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挺其弊復見况
兩司競買馬直必增外驕羗夷內耗國用又諸軍青
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

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
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爲詞從之與抑拒之與
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
况遴護送鬻馬使客以防抄掠今擬乃抽索吏人須
知此必各有行務丞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
是時吳氏擁兵拜世公亦欲假是分挺之權非但爲
馬政請也漢中父旱公晝夜孜孜凡以請禱於恤者
靡微不至是時劍外九州和糴興元爲多又以馬運
所絀芻秣不其公營匹馬行阡陌間密訪民病有媪
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公益加
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

以災傷關總領所或放免或停糴糴既不及民大悅
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絳州之屯歲於
彭漢絳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
且絳之米價石伍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
差官就絳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營奏興洋等州
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與義士一
體異名蓋陝西弓箭手法亦調發不得差使今興等
都統司欲以義士看烽利川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
關非法也乞放陝西舊比修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
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
以烏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今

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礙近旨如此則拘違法之
徵文成撤備之六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
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浚吳
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
如一家三丁一丁下為軍二丁為農或耕或戰各不
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後
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此石屯駐在州教閱
或一月一替或半年一替未至今年放散令制置司
僅以農隙教閱五十日夫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
縱之經年不教則事勢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
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

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
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文州忠勝軍守關看烽登
教閱請仍依久例惟由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
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橫尤切切致意焉先是
公宰眉山日輟成都轉運司進士因策問極言以假
兵柄之患忌者或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滋忿
暨公領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劍米麩黑孝
廟內批凡再賜公公奏此土產異不同也乃各緘樣進
呈上大悅曰李繁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竊矣未三
十年而曦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以日
探原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

春秋集解又採摭羣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以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騷壇武備有志筌集有薤露碎珠有韓退之書彙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榜示鼓舞集總綱條畫其備錄西憲雜記權收集山南雜記師闡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表免和羅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畫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文曰桃溪集二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任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晁公公翹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發爾來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才如

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黃公裳范公務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咨費公士幾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類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費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每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母得風痺之疾扶侍者不輒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志甚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無二間言從兄江西刑獄使者芝望臨一時講論賡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娶史氏封宜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皆早卒環用薦着改宣教郎尋以通直郎致仕瑪朝奉大夫知涪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

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父善資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恩里甲山之原銘曰

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須弗存秦越齊肥舍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匪畫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矣李公惟義是此之死靡移上子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羣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矧一氣而同體者乎

宣義郎致仕李君墓誌銘

隆井研牟君錫桂嘗命其子子才從予游年二十餘已穎異不角予知其所從來遠矣奉使東川桂為金水丞而知其賢而舉之先是桂以嘉定元年進士調資之龍水尉明年上祀明堂賜高年爵桂之父封承務郎桂擢命善語以介壽名堂劉文節公賦詩予不佞幸與時賢皆屬和焉於是人謂承務君之隱德以子孫顯是不盡然人心之靈皎如日月雖已所獨覺人未及知而見乎蒼龜夢後發於聲音笑貌且不可揜况刑于室家行乎州里鍾乎柝嗣望而知為有德君子也錫之號榮播之歌詩曾是以為顯聖子遷靖未反桂以書來曰吾父以嘉定十二年四月丙寅并

諸孤猶恃吾母以立也紹定元年三月巳外又喪吾
母焉桂也當宋即殞將以三年十月庚午合葬吾
父母于井研縣金紫山之陽吾諱十同年友太府寺
丞吳叔永來狀吾父之行以請銘于夫子夫子知吾父
子者也吾弗敢他有請也按狀君諱忻字伯廣其
系於陵陽為某姓自入國朝舉制科第進士代不之
人族大派分其居驕嘶中峯之趾者君之先也均順
之亂盡室遇害惟釋子允良有姑未笄獲之以獲得
免姑又撫而教之卒氏之不絕如綫繫姑是賴姑於君
七世矣允良生昭象繇是子孫蕃衍為三嶋詩書
家君之考諱格取跨教龜李氏無子與從兄某之妻兄

弟也乃取其季子子之是為君事父母不啻已出始
時外家余盛此徙井研資產日屈收父時兩通判成
都府夫人遷依馬會有疾疫君併失怙恃跣護鄰故
山道疾血嘔見者咸為出涕比歸謂從父弟森曰吾
兄弟孤子而兩世喪未葬事有大於此者乎俄而得
卜殆若有相負不能自振為後學師歲資束脩以給
履艱居約有人所難能者端原寡言寡大人與言不
疑其欺或言其欺以為聞及責其欺他日與二三友欺
之信如故東鄰不戒于火積鏹盡露舍皇間請君主
之君取以給焦爛者而返其餘其信于鄉閭類此桂始
仕龍水公祝于禰曰書空初筮母苟得母濫刑官無

小爲朝廷發骨百姓不獨爲家榮也桂服行惟恪及仕于富順于金水則君已倦行矣疾作桂謁告京侍猶卧起訓詔如平生踰月乃卒得年八十以子外朝贈宣義郎取宋氏封孀人間關貞維克相夫子以須子孫成立年八十有三男子二人長即桂今爲奉議郎知什邡縣未上次曰价曰儔女子二人適鄉貢進士喻儀詔次杜似曾价儔及二婚季女皆先後卒孫男三人長即子才舉嘉定十六年進士今爲從政郎監成都府茶司賣引所次子方子脩孫女四人長先亡次適眉山張某任復來李二未行曾孫男二人壽性壽胸女一人外孫男女六人外曾孫二人世率

謂道降俗薄風氣流訛民生之仁且壽有不逮古子獨謂二氣五行之運亘千古如一日古今無異民也聖賢之訓惟無逸則壽惟仁則壽益氣稟雖有薄厚而培養克治則存乎人世往往不之信今觀年君與其夫人生長夏惠間關鞠苦而康寧壽考以祚厥家則是心之存非保壽命宜子孫之道乎銘曰莫樂乎安貧莫壽乎憂勤孰堅早而不去孰由蘖而無根

麟州金書判官陶君墓誌銘

始予聞諸柳文惠侯曰楚之南少人而多石而歐陽文忠公亦曰蠻荆鮮人秀厥美爲珍怪心竊異之五

方之民雖氣稟有清濁而降才非殊亦係乎風化何如耳姑考諸近世倡明正學以紹孔孟之傳者前後迭出率在湖湘間至於登朝著仕州縣奮科第者又不可勝數然後知柳歐之言固不盡然抑亦風氣有時而變移邪子識陶宗山密于南宮于策府于經筵博覽強記而嫻於辭固疑全雖楚南小郡不爲無人及遷靖又多識全其間如滕謹仲處厚蔣成父公順厚從子游皆通經窮理益信士之賢不止此謹仲陶甥也一日以書抵子曰吾舅懋林君將葬敢以銘請且狀其事曰君諱憲字南仲余州清湘縣人陶氏系自柴桑避亂南徙樂湘中山水而居焉有鄂爲

東上閩使有幾先從山谷學文皆寓零陵全舊隸零陵今之居洮村者乃其派也遠祖碩嘗遊大學仕至將休學士簿曾祖鏐舍法外由月庠仕至潯州推官以承奉郎致仕祖字不仕父森修職郎監衡州耒陽縣酒庫妣唐氏君自幼資稟軼羣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君得諸師友口誦心惟期達諸德業既再冠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弛禁君之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調昭州平樂縣簿尉改注潯州司理參軍潯之官父始至無居捐奉以築室闢軒于園之側扁曰明聽卧興其間以察囚情攝桂平縣縣彫弊科罰煩請於州曰如是則可爲否則有去耳

州將從之居八月州無逮吏之擾民無濫罰之怨事亦以濟洞寇爲擾有妄獲平民爲賊級欲要改秩之賞刑獄使者命君核實君爲伸其枉使者薦諸朝在尋四年以舉主三真聞陞授主官邕州溪洞司機宜文字邕當南蠻之會控扼諸洞異時居是官者爲洞酋所餌貽輕納侮君一切謝絕歸橐蕭然遠人畏慕尋有被帥檄主玄市擅殺人於邊鄙傳聞失實使者雖命君究詰實以書請屬君持不可曰所殺二人耳餘皆不實使者大怒察吏亦有先同後異者君不爲改使者尋亦悔悟就任辟昭州教授君在邕凡三攝州攝軍事一年皆善其職至昭視事閱月丁母憂服

闕廣右臺闡父辟僉書鬱林州軍事判官過期乃往僅四舍若有所感而反寢疾三日召仲子建村以家事屏文却藥以紹定二年十二月癸亥晦卒于家箕年七十有二公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介不妄取與無處無憎愛臨事有大慮爲文尚理致宗在子朝家問從來必勉以名義予閱其狀而嘆曰楚之南而有是人邪謂人少石多旣誣其邦之人謂今之秀者鮮則湖以南不爲無士且吾所見於全之士不爲少况如君之言德其在尋在邕皆以畏知謹獨達枉䟽滯爲職之先務旣非文俗吏所敢知狀所謂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一非閱理多而蓄德久者不能然

則子雖未與君接而其內外親友所逮見聞者若此
子曷敢不銘君積官至承直郎以引年致仕轉奉議
郎取唐氏再取王氏生四子子男二人坊繼卒次建
次柏女子子一人嫁進士賈庾孫男女四人建等將
以明年三月壬辰葬君于栗山仔君所自卜也銘曰
徽昌嚴手而雷其逢以獨善嚴躬亦或庸之則日
昃而途窮揚清風兮潯邑識遺恨兮幽宮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梁陽集

墓誌銘

江油縣尉馮君墓誌銘

予守潼川日錄事參軍馮君田有士行予知之未及
舉會君命召則以屬諸後至者又而未聞或曰以
疾去矣子未之信也後數年迂靖甲以書來曰我先
君以開禧二年四月乙卯卒以嘉定八年十月丁酉
葬于魏城縣清泉鄉艮山卯穴今墓木拱矣而未
有以銘其窆昔歲幸備僚吏將以請而弗之敢既而疾
病連年幾不能生今季少間敢以吾友李茂龍之狀

控于執事子執書慨然曰昔負敵賢之過未有以贖也乃弗果卻馮氏之始以畢方支子食采馮亭為氏至唐有禮部尚書伉四世孫存官長史隨僖駕入蜀徙名數于綿長史之孫光傳以行誼刑于鄉生承奉郎因因生堂堂生汝舟以太學士舍生同陳伯陽東上書論時政請斬六賊後勸進應天府庭叱王時雍一時想聞風米與張忠獻公為至交二十銖以奉議郎致仕贈朝議大夫娶文氏生四子長適之舉紹興三十年進士終朝奉大夫知普州大宜之舉淳熙十四年進士終通直郎次即府君諱誠之字明仲次思復舉紹熙元年進士終通直郎為范氏姑後益同產

兄弟皆以儒科奮維君屢試有司不利而著書從遊者數百人僅以乾道四年鄉舉該累舉恩授迪功郎則君益倦遊矣親鄰勉之仕調龍州江油縣尉吾外舅楊公真為守首加論薦主管茶事彭輅辟宕昌茶帛庫不敢吏也留之莫府而師事之改帥安康又辟為屬會以檄歸至漢中之屬邑而卒年六十有四取章氏直菴居士梁之子三男子沆先卒次顯臣季申舉嘉定四年進士七女長適文寅之次章瓊一次箕疇次段鎮次樊巽次某孫男 人外孫 人君性端愿事大父母父母以孝著方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諸子環侍東西兩廡篝鐙相望書聲至夜分朝議

即世君之兄弟駭星星矣哀毀過制終喪兄弟相持
泣義不析爨三世聚指千無一間言始楊伯昌子謨
為校官虞仲易剛簡為通守皆願交焉士有越足繩
檢者或責之則悵然曰李勿使馮公知前言往行後
生不及聞者必縷數之後進有片長動色推獎間有
言人過者正色不顧成都同舍生以竊衣被執君自
外至曰非吾衣也釋之其人媿悔卒為善士有亡友
之女失身貴人家君袖金叩門請贖以妻名家子其
宅藥疾調貧殆不可悉數雖以是貲用日乏居之晏
如也方待戍江油饑所召君攝大安軍倉官隱陷凡
千石有竒樽浮濫精出納踰年償舊逋之半又白饑

使以實數聞前官吏咸賴以免而軍饑無闕將士感
悅尋又被檄市縑于潼之屬邑吏以惡縑呈白君愀
然曰民供軍以自安也人以高直易沽濫是負民負
國也盡澄宿蠹仍得善縑在江油不遣吏卒入鄉異
時官取魚鹿動千計守貳以次皆有餽君曰廢例請
自我始姿敏悟畫過目成誦未弱冠謁李知幾石於
成都學官一見改容延之學職者周程子書學禁方
嚴不肯撓屈寧文之不售也黎明正衣冠危坐與諸
生共講退又反覆涵泳每謂為學自一念始一念欲
萌天地鬼神實臨之故事親必孝事兄必悌父友必
信臨民翼翼惟恐傷之進趨有度鄉黨會聚君在則

謹者寂謐者莊識與不識望而知其為復菴先生也
不事造請張季長續守郡欲一見不可後以鄉飲之
禮踵門訪君且以文為贄迺強起焉李公石史公楠
李公叔獻君所師也劉公儀鳳黃公鈞陳公損之章
公森李公荃君所友也而李之情尤厚君前後著
書有復菴讀論語十卷詩解二十卷書傳二十卷易
英十卷誌銘贊記詩又五十卷藏于家茂龍之狀曰
先生之學足以用世而私淑諸生先生之行足以厚
俗而官止九品愚謂士大夫出則師保萬民居則父
師鄉里其為成已成物一也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
仁一家遜一國興遜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且貪止一

人而害貶一國也然則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其功用
不已大乎况居官則小大相維未必盡如已志固不
若淑黨類厚風俗則善又蕃殖所及滋廣也是則銘
銘曰

遇不遇有命行不加居不損有性而况國人被其忠
信子孫世其篤敬其為遇則已多雖九品其奚恨

藏脩先生李公墓銘

寶慶元年余待罪太史氏新通判武岡軍李劉移書
言曰劉之在父年三十築室山中以藏脩名堂意居
樂道凡五十有餘年鄉人號曰藏脩先生以紹熙三
年正月 卒三月 葬於所居十里靈墓之原

取樂安縣進士周光女有賢德年四十一卒子男
四人琚瑤玳琬孫男十有四人師古萬里好古懷古
秉古學古復古振古希古樹存古從古博古晏古孫
女三人適進士羅邦達周山父羅煥曾孫男女八人
劉於諸孫為晚出王父孩提授書教以孝弟謹信餘
力學文王父卒之十七年劉以貧求仕始獲齒名於
嘉定元年進士籍又十有八年墓門之石未識大
懼因循歲月無以光昭令德公知我者也敢敘一言
之惠嗚呼余於公父何敢以它詞為解乃為之銘曰
公諱彥華仲實其字士平氏之先世居成純唐支士三
曹明在季黎國公傑明之次子傑生三男曰紹承嗣

以祀藝祖諱
下宗改曰嗣

武廸其宗紹流嶺外嗣歸京師曹爵濫

繼宣言於人紹承之裔紹實生濟濟生穎士踰領西

歸仕不得志南奔豫章以章名子昌黎韓公銘成王

誌或亡或微曹始就事益微其詞為奪曹諱克儉生

懋統承于章始自豫章廷撫宜黃懋生益柔時以實

生興興復生英又廷崇仁白亦是管曰嗣務本為公

高曾侯為公祖持為公考考登辟繼踰冠而天從祖

曰儀與從兄浩書論風指前脩是蹈歐陽公徵吳解

沈氏與嚴拙翁首公同里受書于嚴歐吳為友內外

熏蒸學成行美歐公上書請誅六賊與陳伯陽殞命

權憲權是夙好辟影藏跡公與同舍編村宅寥寥故

藏書至萬餘 軸硃硃晨夜錄心刺目雜初鳴興奉
母飲食退即危坐聖賢是即天文地理禮樂律曆兵
謀方伎毫分縷析體習既精晚而有述曰藏脩室與
巴谷集經傳辨疑禮樂遺錄合而成書卷三十六二
吳著書公與有力兵吏部曾編年護錄亦嘗從公諮
疑辨惑先疇素薄母陳好施養志不違惟躬自瘁雖
一衣衾或數十載然嘗為飭以教子弟其言有曰齊
明在內盛服在外所以脩己母陳早瘞養不遺跽九
十六終君七十矣人以爲難執喪盡禮書之所爲至
夕必紀有不可紀則如其已行年九九盡道而死士
雖不遇願養身否與其徇物無得於已嗚呼仲實又

焉取彼

李次琮墓誌銘

撫崇仁有隱君子曰藏脩先生李公彥華余嘗以其
孫劉之請銘其窆厝三年劉通判武岡軍走書靖曰
既有以見王父于地矣雖然先君之葬劉與弟博古
支綴殘息謹識歲月于壙今予有五年矣劉不佞蒙
宣宗皇帝擢自主管戶部架閣爲國子錄尋以罪斥
今上起之祠宣命之郡貳會郊祀因贈先君承事郎
妣孺人將以命書告弟顧未有以銘焉嗚呼公其終
惠之餘閱其狀憮然曰士之墮阮乃至此邪國朝以
學校育材以科舉取士濟時貽後亦太盛矣然而篤

信好學守節厲志之士有不必盡由此選蓋其蔽上
以權謀利祿為操世之具下以揣摩迎合為攫寵之
資以位天地育萬物之身顧為小不得失驅迫嗾使
以終其年然則毋惑乎李氏累世而不一逢也乃為
之誌曰君諱璠字次琮系見父銘五年喪母周父憐
之扶攜卧起授學至仁義大端必反覆開說曰人所
為貴於物者凡以是耳故自幼通大義不以章句為
能然性穎悟援筆成文家儲書萬余卷皆父手澤君
口誦心惟自道德性命之奧名物度數之詳象緯山
河之廣靡不究極國人弟子挾策問疑豪析縷解聽
之者如賢得相惟深疾釋老氏書於事親從兄睦族

御下咸叶義盡分人謂克肖厥考客有嘆老嗟卑者
君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脩身見於世今窮不得志則善其身以見於
世者吾儕所當汲汲而暇憂其非我力者乎工部尚
書何同叔異聞其言而壯之引為上客嘗從容為何
言近世諸老講明義理過漢唐諸儒遠甚顧曆象鍾
律氏族軍法之學有講焉而未盡者吾欲從公借麻
姑山房讀書一二年證其所見以備闕文何公忻然
諾之會劉迥官期奉君濟湘乃去故何公聞君之歿
為之出涕且吊臨其哀云君娶吳氏同邑青雲鄉進
士諱洪之女相夫教子行應儀法前君十七年卒子

男二人長劉汝博古女一人適進士羅煥孫男四人
耘耔耕耜俱蚤世劉兄弟幼受義方之教長以詞賦
應舉君語之曰科舉累人汝以貧故為之吾不汝奪
蓋自力一經與其彫蟲篆刻又舉業之下也劉以明
春秋中嘉定元年進士第調潭州寧鄉縣主簿待戎
五年始得奉君為道林歡麓之遊參知政事衛清叔
涇守長沙召劉寔莫下因留君東閣嘉定六年冬詔
以劉幹辦成都府路安撫司堂帖下州毋辭七年春
君至江陵謁湖北帥趙彥仁方且告之曰吾觀星象
狄難將作公當訓民練士以守襄漢趙公傾心咨策
甚悉俄感未疾趙一拜挾醫問疾不克起為治喪且

以文哀之屬纊無它語惟曰小子劉其正學直道無
負吾教劉殊州獨哭跌護還里以是年七月甲戌得
卜用治命葬于所居梅亭之上後七年博古懼梅亭
地淺薄改卜于向里盧墓之原與藏脩先生兆相望
亦君志也又為之銘曰
厥氏孰宗唐大支兮厥紹綿綿弗棄基兮厥考堯之
若有開兮厥生而秀報在茲兮厥既開之報則那兮
厥子是侶君何尤兮

張晞顏墓誌銘

漢縣竹張君庶字子晞顏取向邑趙氏慶元五年殊趙
夫人寢疾醫不功十月辛未君以二子塋及貳壻

如縣之普閏鄉柔遠里下乾山之原吉曰即死則葬
于是以趙祔明日癸酉夫人卒君哭之慟亦卒地墀
以明年後二月壬寅遵治命合葬君夫人俾眉山史
子正擇之狀君之行子正端人也其言可信後而漢
魏以來墓石不銘人以爲曠禮故地墀終弗校也後
三十年余自從臣以言事得罪竄在蠻荆地通守長
寧馳書謁銘維張氏遠有世緒亦公文矩始徙縣竹
生成舉賢良方正糾贈太師秦國公生五子長灝以
累舉恩得官終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其季爲忠獻
公君則南嶽之孫承事郎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累
贈朝散郎杓之子也妣安人楊氏庶母安人王氏公

蚤自愛重恪守家法爲忠獻所知常誨之曰孝弟忠
信學之本不然雖二於文詞無益也又曰讀書當潛
心誠意方有得不可虛過光陰又曰且親良師友求
善言敬信力行之忠獻之子宣公亦勉以讀書求友
孝弟忠信戒浮虛務重實君拜拜而受始公生四年
朝散卒祖妣孫夫人年八十君與其兄通判隆州某
事重闡盡孝忠獻歸蜀挈隆州東去君未十五代治
宗事法度整整祖妣卒治喪盡禮孫夫人之姪是爲
牧齋先生松壽以節行名于蜀天下士可其意者無
幾而待君絕異每移書規儆則揭諸座右日省焉初
隆州旣以忠獻奏任得官還蜀復召君欲官之會忠

獻薨公侍宣公護輜歸長沙留九年宣公關嶽麓書院教授後學嘗讀書過解釋屬君筆之題曰南軒書說君亦記南軒語題曰誠敬心法今手澤皆在宣公將述考志推遺澤以及之亦未及而卒紹熙三年宣公之弟兵部尚書杓出鎮襄陽君之二兄故知九隴縣某知龍州某往省之拉君與俱道遂寧劉文節公將漕下士如飢渴因九隴龍州欲一識君且語之曰忠獻南軒之志尚書必成之顧年大折腰非且盍與之子君曰吾不為是也誠如公言計當出此他日尚書從容語君則固辭焉曰汝志不可奪其以地來君歸語不及是教子愈嚴紹熙五年冬尚書申前言益

力始遣圮行奏補將仕郎今為奉議郎通判長慶軍次輝後二十七年卒三女長歸蜀郡范澤醇後以通直郎致仕先公五年卒次歸靖共楊伯寅季適孝泉馬傳父後三十年卒孫男六人長曰華凡再舉于禮部次倚次昂臣亦與鄉舉次巽臣次傳次仔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外孫十有二人嗚呼公侯之子孫重珪襲組乃其常分老死韋布或不數見然珪組而類其家固不若韋布而光其世范宣子晉之賢大夫也猶以世祿為不朽則世之不宣子若者庸何貴乎况君祿及而固謝焉非真知義利之分其安能堅志強力若是是宜銘銘曰

有名公卿有賢父兄生長見聞習安少成匪祿而裕
匪爵而榮于鄉爾評于墓爾銘

孫中卿墓誌銘

孫氏之先居青社七世祖鏗咸平中主江陵石首簿
卒官葬紀山皇華原為江陵人至四世羲安皇
任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文安縣開國子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嘗奉使成都移鎮西川以平晏州夷平濠
播平縣茂城瀘南建石泉軍天監忠勞錫之祚嗣蕃
行曼碩餘是孫氏為荆右族生濤皇任朝奉郎掌廣
東府錢宜文字好賢嫉惡為鄉里所稱語在墓銘則
從父弟同判西京國子監偉所撰也濤生鈞皇任奉

議郎江淮都督府准備差遣以疾請主管崇道觀以
歸尋命書忠州判官未上而卒其博學篤行語在墓
銘則忠簡胡公所撰也取李氏中大夫昉之女熙寧侍
御史堯章之孫繼种氏太尉師道之裔孫並贈孺人
繼師氏迪功郎古之女君與兄璵皆師出也君諱堪
字仲卿少挺特如成人奉議以靖康之變辟地松滋
不事產業率為勞近復冒君十一歲而孤師夫人泣
而誨之曰爾父費志以沒爾兄弟其勤學厲行毋墜
先訓不然吾永無望矣兄弟稟慮承命既免喪復城
西遺址編蘆架葺而居焉既而田廬皆復其舊每晨
昏兄弟帥婦孫問母安否衣旆襖寒食視飢飽咸俾

節適內外睦雍無間言得塾正師以教子諸子之願
學者塾之南建書臺曰竹齋兄弟從容其間講求古
人脩身齊家之學文有師法尤謹於擇交初光祿嘗
荆義莊於山之陽以贍宗族之貧者歲久亦廢君
躬畚鍤拾瓦礫鏃積寸柴閱數歲歲僅收百斛乃別
營泉粟以贍貧者而移此以給先塋之百用泣之以
盟約樂景憂章記其事未幾族人有近塋之田為豪
大家所并則倍庾之以給兌北域之奉項乎南安
世不妄許可嘗銘師夫人之墓謂夫人與其子不動
聲色盡復故業可以愧天下士大夫之忘祖宗中原
而不復者士論偉之事兄如事父事無小必禀命而

後行兄以嘉定三年卒年五十有八君哭之慟者無
意於世者六年君亦五十八忽苦微疾喟然嘆曰吾
殆將死乎處分家事無遺以二月丙戌整衣冠而卒
吁氣粟之同而數之脩短有適相似者亦異哉君取
樂氏故免解進士根之長女端重婉淑族姻稱之子
男四人長炳文已卒次夢得以後伯氏凡再與鄉舉
次思義國子監發解進士次夢符女二人長適承議
郎知靖州永平縣張轄次適鄉貢進士高柵孫男
人孫女 人君孤苦持家志念深遠振乏矜貧存亡
繼絕之義又皆為人所難光祿帥成都民奉祠僭侈
坐貶職左選君訟冤闕下鄉邦流寓解額未復所陳

請不獲不已劉文節公分間曰嘗爲上諸朝其勇於
孝義罕類此諸孤以卒之年六月甲申葬君於皇華
原奉議公之墓在屬李南八書壽狀君之行求銘人
謂君不獲施於有政嗚呼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爲政而君又何憾乎銘曰
孩提而知愛親及長而知敬兄是亦民行之常盡其
道而死者幾人君庶幾其無憾乎焉得而無銘

處士高君墓誌銘

邵武高綸過予于靖將屬銘其考君之墓會予被命
西歸綸追至江陵涕泣而請予謝曰論譔先美以信
今貽後子之志善矣自閩而靖自靖而荆子之勞甚

矣雖然子之請則疏子聞我蜀萬里不相及也子之
先君子之言之行非予耳目所接而責之以論譔之
事而予也愚難多忤世所棄置而遺之以不朽之託
借曰子不敢不可子之心將慮其不可乎明日前潼
川路轉運判官李公謹文子遺予書昌綸之請也子
能愬然乎予曰鄉人之善者好之則子曷敢不可按
綸之狀曰先君姓高諱談字景遠光澤縣璜溪人紹
定二年臨汀建泰諸縣盜起弗戢流毒鄰邑諸子請
避之先君曰昔楊山子訓問避寇胡文定公語之曰
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淮南漢南
可避今惟二廣寧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爾

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也南去則汀劍西去則旴贛
皆為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壁吾聞官吏例弗我納
比去廣信防夫守隸利人囊篋指民為謀數剽殺之
舍胡公之言未有它策也盜入諸子又請先君曰有
廟祔在舍將焉之盜至先君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
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於訴我為直之先君曰獨不
能搗鼓上聞乎何辜乎民而殺之賊怒執諸庭遺之
以牛酒不釋遺之以錢穀金帛皆不釋先君曰然則
將何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里之耆老如爾者
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先君曰斯言奚為至我墮賊
大罵雖遇害而里之賴以免於戮予撫卷嘆曰嗚呼

是孰為之桑柔之詩曰將采其劉瘼此下民其亂曰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夫將采柔桑使民無所此是為
盜以寇民者吏也而民貧賊興則善良實受其害此
子載一律胡可以弗誌綸又言曰抑先君之善也弗
止是言動必由禮法凡言必慶弔必親誨人以善道
有從之遊必因其職分如劬勉焉以是鄉人敬而附
之其卒以紹定三年二月辛酉年六十有九葬以明
年十二月壬申墓在縣之南村朱溪嶺之陰村于先
妣上官氏之墓先妣以嘉定十二年三月庚午卒以
十四年九月丙午葬綸兄弟三人綸為長次宣次改
宣之子曰遐孫綸誦其狀終篇又泣而請曰必子是

銘否則無以生乎鬼神也乃為之銘曰
民非自暴吏誨之盜亂之既賑論及無辜吏交脫遺
民靡有黎因論之求以戮我曩

天台陳子淵墓銘

天台陳君之葬章泉趙昌父蕃既為誌之其邑人張
子益先之於子友也以其於元老之請屬子為之銘
君之妹之夫曹君仙輿子益偕任子靖亦以為請

君之行治信于鄉鄰姻戚若此子不敢曰不可銘曰
陳氏之先為閩右族徙台黃巖南山是卜曾祖端臣
實生微言三二生幾埋光丘園家子克己子淵其字
藻厲名行道承考志生事死葬謹終如初季也弗年

恤聲字孤民困于役子淵曰吁匪長器競則疲追胥
乃倡義田歲哀其租里閭和之民役用蘇同邑鄭氏
作配子淵上承下順人無間言申飭其子親仁女賢
子淵之卒六十二年鄭年如淵而加一焉有子元老
實稱宗職顯文泰定斬然鼎立女學淳磨次嫁朱植
墓門有石章泉所勒我銘申之庸銘罔極

知達州李君墓表

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紹定三年二月甲子
卒于州之路寢十一月甲子葬于江陵縣之八里龍
山原子時遷靖未返不得請役于執事明年被命西
歸過荊州公之子革之大有大過大壯大隨泣而請

曰我先君之葬也前安撫京湖北路別公之僕既爲其銘其寔矣而未有以表諸墓先君之受知于子也不後它人敢惟子請子尚記昔年造公貶秩里居杜門掃軌而惟子是親公之先所謂桂冠三季者詠於邦人書諸郡乘公名樓曰英風名室曰歌樂皆摘諸邦人之詠而屬子書之西廡有讀書堂則子友張元德洽所記也公之所志所友蓋畧可見子遷靖公有書問道路安否家人懽戚何如如歐相相在之詞子德其誠至于今不忘然則子何敢辭子嘗考公之大節有人所難能者公之嫡母碩人任氏無子撫公如己子公不知爲王氏出也淳熙九年碩人卒公哀毀骨

立父太中公始告之故感涕失聲兄奔走四方者十載紹熙四年乃得之襄陽雁以王氏乃以輕軒奉迎族姻從行道路觀者皆爲之泣下侍養閱二十年先是太中公嘗訪問得之漢中士大夫爲賦漢中行至是賦續漢中行者盈編是雖人子之常分而處倫類之變能盡晉道而始衷終焉人以爲難其丞郡于沔也會金虜驚蜀沔守士大夫帥師以出公攝州事虜將騎距境纔二十里所關外五州流民不下數十萬潰卒滿野以青黃紅白巾爲識時出抄掠而師少財竭人心皇又聞西和移帑緡數萬入關公既截借又控于臺榭貨數萬緡買舟置口以濟流人羸之官舍

飯飢贍之檣死藥疾又爲之斤闋低增棧道收漬散
集民伍竟內以清明年虜撤梁洋趨大安丁公楨爲
利西帥公以議莫會軍將右宣往援之宣旣卻虜公
又還定安集收文書封府庫遣忠義入守金牛而後
還沔則制梃聶公子述又撤公之巴州矣時陳淮李
寶陳顯權興弄兵巴山公與統領官吳彥具大鈞帥
卒三千以往諭以逆順之理悉出降公遂卻所部卒
與權興等歸制司外示未疑而密啓制帥請分隸諸
軍以弭後憂帥不果聽其後興黨張福莫簡殺王人
以叛方興之降也遇帥屬竄易功狀攘以歸巴守
避寇乘舟公旣招懷乃以刑事付守後亦獲爲巴方

公皆不言而賞弗及人又以爲難公凡歷四郡始守
隆慶適丁張莫之亂郡當要衝荆山峩巖保伍謹謀
候戢浮言人心以安隆介於集賢之郊地磽确合伍
縣戶口不滿二方餘而下戶居三之二况經漬卒蹂
躪瘡痍未瘳物價翔涌米斛爲縉十二公發廩以濟
之民旣登麥又增直爲來歲之儲蜀以民賦煩重節
少府用度代民一歲之輸旣又增公田以養士旌孝
子以厲俗掩遺骸以厚終民至今德之達視蓬若過
之郡計又夥然以爲盜數鄰郡病之公首以風教為
務崇孝校旌孝子戢州兵縣卒假供官以攘民物者
州以征官不任事命屬吏篤征十羊九收公爲罷去

以便行旅州境廣袤盜倚富民為囊橐公取其最黠者悉以厚賞禽而寘之理州民囂於訟有程時叙以廢契誣奪其從子元龜之產者公照知姦罔由是訟息而民勸於善孰不為州而公所蒞率向事會斯又為人所難能子嘗評其事以為事親臨民分雖殊而理則一終風之詩子言而毋嘽陟姑之詩母嗟而子思一氣流通此感彼應無它亦誠而已矣苟誠矣雖襄陽雁汭曾不崇朝也不誠焉則有隙而相見死而不相服者夫民亦從心誠求之則爾瘠子恫爾傷予感凡以惠無告威弗弱殫瘝患無幽枉弗獨也苟無誠求之心則所欲勿聚所惡勿施嘆息愁恨在彼

而我無與焉嗚呼公乎其庶幾有聞于此乎公之先居汾之孝義自公之八世祖彥從五季時為濮州刺史因家於濮至公之高祖堯言舉慶曆二年進士為熙寧御史知雜以論新法不合謝事徙居江陵由是為江陵右族曾祖興仕至通直郎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昕仕至中奉大夫累贈正議大夫考康年仕至朝請郎累贈太中大夫公四歲以祖父任補登仕郎淳熙十六年以銓中選調監戶部利州大軍倉父卒不行再調澧州司戶叅軍嫡母卒又不行亡何庶祖母趙恭人卒以祿不逮養倦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文有勸之仕者又調監雅州名山縣茶場再

轉爲鄴縣丞以舉主開陞改官知鄂州蒲圻縣通判
鄂州主管台判崇道觀丁王安人憂服除通判沔州
知隆慶府蓬州以言者罷貶秩二等起家知達州積
官至朝奉大夫公資孝謹而臨事有大慮其修之家
行之官率多可紀既見於別公所為銘誌亦不復贅
獨摘其為人所難能者而表諸墓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七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墓誌銘

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墓誌銘

某少聞諸父兄曰吾鄉蒲江其俗質實而近本以除
塾館士教子務學競相標尚高魏氏所館多賢屈指
姓名尤稱彭山二宋君某避席請曰其略可得聞歟
曰元發名蘊紹庭名希祖元發未冠即有聲鄉曲經
史百家觸手成編爲文尚體制耻華靡里父師折輩
行與交父父客梁洋元發奉母持家訓諸弟人不知
其爲貧約興二十九年朝廷以四科取士元發在選
乾道四年與季弟元璧及從游者又聯與賓貢厚熙

五年與紹庭及前東關令華祖皆元發從父弟也同
舉進士其後元發終流谿令紹庭終石泉軍教授士
論惜之其教扇以曰使人精講力踐不專以語言文
字爲利祿計流谿君又嘗館于同郡之楊崇慶之成
得其師法者後多可稱予時聞而識之流谿君卒之
年而予始仕不及與君接也嘉定十二年五月庚申
君之二子少章秉國以治命葬君於彭山縣鼎豐鄉
安東里考君之墓側哀釋行實將求銘於予會少章
即世歿十年秉國造庭待問道荊州以書抵靖曰先
君之葬也緩不肖孤無辭于罰必子之諸父君從也
知先君者莫道之銘故惟子請黨有以自贖子追感

前事不復以晚陋辭宋氏系出微子爲京北大姓隋
末有諱遠以直諫謫隆山則今眉之彭山也墓在縣
北十里子孫散處於蜀而彭山之名數日蕃別爲五
院五院之後曰爲善贈中散大夫則君之五世祖也
始卜居縣之西郊曰翠微莊四子仲曰岳舉進士官
朝散大夫秘書丞紹聖中安章用事以臺官薦之固
辭知嘉州未滿秩致其事里居自中散後世舉進士
翠微宋氏由是爲眉之聞家曾大父周士宣教郎成
都府郫縣丞大父亘古父煇以恩授迪功郎致仕妣
楊氏封孺人生三子君爲長逮事大父左右無違即
以迪功郎主應靈縣簿祖考妣猶在殯君食息弗置

將謁告歸營宅先迪功曰是能養志矣雖然家事也
弟居吾歸視其成凡親所欲爲率先意成之縣仰給
鬻井民有逋課莫能償君攝令問故則曰井埋已久
徒繫我于此故積負益多君縱遣聽自爲約皆如期
畢輸民有怙貲數犯法君至亦以瓜果嘗試君笑却
之由是無敢一毫恣肆迪功卒解去服除主射洪縣
簿以才選攝戶曹兼僉廳前後守勾龍公佃朱公時
敏皆異席咨之邑有隸民男女於神祠曰舍身君白
刑獄使者厲其禁踰年定羌不報改赤水縣簿司農
卿揚公經與君居同鄉學同舍時爲川秦茶馬使視
君謁人愀然曰如吾元發而官不遂朋友之責也即

以上諸朝於是三任爲簿正前後薦書皆不請而獲
陞從政郎調果州流谿縣令未上戶部郎官馮公震
武總蜀計以同年進士招君爲屬君條蜀利病其一
曰今疆場不警而激賞給者科歛如故此何爲者耶
馮公感其言節末用定經費歲免絹三之二果之諸
邑舊無經界民並緣貿易爲奸流谿負錢帛萬計而
業亡稅存者無以輸君討論發摘宿逋盡入貧者得
釋俗囂於訟取其險健者折之部使者戒諸縣毋以
役人入鄉督賦倚之保正小不應程輒笞掠君聽令
以庸代役常平司委君發糶採荒郡欲以七分糶而
三分賑君反而行之郡弗能詰嘗以醜羨爲縣荆譙

樓或請刻石紀之君謝曰吾職當爾也去官中道感疾明年病致其仕而卒實慶元六年三月丙寅年六十有五尋轉通直郎妣劉夫人朝請大夫諱高之孫石泉軍錄參諱况之季女家世官達閑家謹儉上怡下順後君一年八月癸卯卒合葬于君之北視夫爵當封孺人二子長即少童次秉國舉紹定三年進士授迪功郎三女長適楊行之次程文仲李侯森皆業儒適程與侯者皆卒孫男五人曾來申之曾顯坤之曾賢孫女四人外孫男女九人君操嚴而重夷家儉素而調恤弗吝常曰士非無賄之患不能行其志之憂臨終戒二子曰吾自幼立學不妄語不欺

暗教人子如已子理官事如家事雖憂患困躓然所為無不可語人者一夕之枕異如也以是遺汝曹勉之哉遺文有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牘仕編十卷翠微編以親友酬唱合八卷藏于家銘曰一心存存萬善收集豈惟子孫賴之使國人弟子咸有所矜式宋氏之祀其永永無極

朝散郎知宜州董君墓誌銘

君諱道隆字德從董氏其先濮之雷澤人自連交南渡徙常德府曾太父植皇奉議郎開封府刑曹累贈正奉大夫父補之皇朝議大夫荆湖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累贈宣奉大夫父臨皇朝請郎通判池州

贈中奉大夫妣錢氏封安人贈令人君以冢適任爲
迪功郎慈利縣主簿丁庶母王氏憂不行服除調水
州司戶辟差公安縣主簿改湖北京西宣撫司四川
宣諭司皆準備差遣珍州司法參軍潼川府路常平
司幹辦公事尋州推官知建始縣改霍丘江淮制置
司幹辦公事知南海縣改平樂通判融州知宜州君
才資穎拔神無帶用自補吏未上湖北旱澇部使者
傳公伯成即以攝丞華容任一道賑濟之責屢飢措
死藥疾貧貧賴以全活者衆傳公摠湖廣餉事仍實
君幕府命按行邊瑣時柄臣方開邊趨和者立致通
顯君自襄漢反命條兵間事甚悉因奏記傳公力陳

兵端不可妄開和議不可輕廢傳具以白諸柄臣侍
御史劄友龍効免傳官吳公獵詹公體仁代之皆倚
君爲助吳公安撫湖北宣撫京湖宣諭四川又挈與
俱潛江有基城義勇三千爲亂縣令方審父子遇害
君往攝事戮其渠率而撫其餘民用按堵自開禧二
年冬我師償於神馬坡又殲於卧虎谷虜薄我隨郢
緩我襄安踐我荆復人情震懼君飛書走檄捷如風
雨浦來流民剽吏禦人于四郊而二圍涉春未解君
招集不下萬衆不惟威令復振盜亦潛弭吳曦以蜀
叛君請扼歸峽以待王師金州都統制彭輅來歸人
情恂恂君測其無他單騎出迎率爲我用從吳公入

蜀感激知遇劬躬朝夕乃以宣撫制置二司議不合
知珍州郭槐劾君離次考任舉將皆格不行君改轍
之尋諸臺借其才委攝滬貴二郡郡撫養調給散蓄
鹽貨方口視昔阜蕃既而西勘桑江蠻保靖聚執張
甚守得罪去君又攝融未旬日羣寇徙避范亮以馬
政壞經略趙公崇憲又假君機宜文字攝邕羅殿自
杞二國聞之効產惟格於是舉將再及格嘉定九年
班見改通直郎自擇鄙小賒期自韜斂未至建始江
淮制置使李公珪復以書招之君惟邊據若此義不
當辭盡室以東霍丘焚蕩之餘披草萊立民社蓋嘉
定十一年之冬也楚州賊易守忠義軍反側君單騎

往與守相議會有南渡門石珪之變槐軍帥翟朝宗
以下登城守備山東首領往來窺覘猶豫不敢逞君
亟遣使臣寇謙趙洪喻之珪等受命而盟使復其所
會虜遣侯摯擁重兵迫漣水或慮忠義人爲之表裏
君以成畧授之皆北向爭死敵凡再捷人情乃安凶
何虜又舉國入寇犯宣化流民爭濟江面繹騷制帥
復以屬君治戰艦分甲卒明謀侯布旗鼓夜遣使臣
王文等盡驅涿河之舟大小三千餘盡列南岸以伐
虜謀城中士民咸服其敏會制帥以母憂免官君亦
隨去不復以聞至南海僅兩月諸臺辟循倅未報諫
官張次賢以宿隙論罷廣西路經略胡君槐惜其才

復以平樂留之且俾攝邕州守貳檢防馬政之弊羣蠻悅服繇是其相璫檮改辟通判融州仍攝邕管保寇黃炤黃南卿掠省丁轉鬻于交趾橫山峇民日受其困而有司莫敢孰何君與刑獄使者錢宏祖調洞丁立硬柴禽南卿戮于市炤聞之飲藥死左右二江溪洞自是寧謐二江提舉峇管倭給素仰溪洞空焉所脅制君請於經略司撥鹽下州糴糴以廩之公私咸利焉宣州餓草蒲野君至發私財旬糴于鄰郡民賴以濟諸蠻納戈請降有言早朝廷召赴行在既解印綬適有沮前命者君既出竟諸洞僞結連賓邕酋長犯柳象朝廷憂之熟念無以易君即令再任諸僞

速引去密遣邕州洞官古蘭知縣黃至大以兵襲之俘馘甚衆郡計匱乏又傾私帑以犒勇士且保任以聞未報六月丙寅卒于郡年五十有四嗚呼才非易得而亦非果無也古人儲才以擬用匪惟緩急賴之械樓豈豈豈豈豈民往往爲數世之仁乃自世降俗薄無事則推折棄置俾不達有事則前被扶持惟恐後士惟知國爾公爾緩而棄急而求一人譽而召一人毀而去士不以是戚欣也徒示人不廣且俾夷夏聞之得以淺深虛實裁焉初余以館職補郡道荆及歸蜀吳公以宣撫制置司參議官見招至再皆辭不就然前後各爲數旬留因得徧閱吳公賓客精明強

濟絕出儕等如君者固心期之然而才者名之府忌
之招固疑君之老于行也卒之一饋一起以終其身
君取聶氏故同知樞密院昌之孫女封安人前君四
年卒子男二人長衡年二十以卒次嗣孫女適從事
郎僉書象州判官郭起宗起宗挈其孤護轉還里以
其年十二月
卜桃源縣之僊洞鄉杜青村合葬
于聶氏墓起宗繼爲靖州理曹會余遷靖起宗慨然
曰公吾舅之所善也銘不可以他屬乃爲之銘曰山
木自焚雉文故翳材繁則然義命有制儻與靡常世
涂自隘於君何加坎止流逝武陵之原山環水泐我
銘章之尚毅來裔

華容縣丞奉議郎致仕沈君墓誌銘

故奉議郎致仕沈君諱連字少逸以寶慶二年四月
庚子卒年五十有八其孤奉遺令卜分寧縣仁義鄉
古城之原以明年甲申空而介張忠獻公諸孫以君
伯氏所書壙記全州文學黃夢雷所狀行實求銘
于余繼君系出吳興徙豫章之分寧曾大父元大父
世瑛父彥共妣鄭氏嘉定二年舉進士三年大理卿
張孝曾爲國信使辟君爲屬遠徭從事郎調太平州
司戶參軍未上丁母憂免喪調靜江府司法參軍京
西路提刑司檢法官兼幹辦公事以勞累迁至承直
郎調岳州華容縣丞未上致其仕轉奉議郎君安稟

端粹早有庠校聲大理沒於使事君諏經訂律動合軌程館伴使驚異曰南朝士大夫精練若此試吏爲法官每以所上成案識諸策而書其上曰日監在茲其審克之以是用法平恕民無稱冤郡計仰鬻鹽以給吏往往抑配齊民君禁防吏苛視鹽多寡爲價高下不限以常直民樂爲市而無損於公歲入視前增倍常半倉前後以緘緡相授受詰之吏曰是腐不可校故未嘗孰何之君請閱實其數以新易陳會郡貳楊炎正亦主其議人頗難之君曰于郡曰帑粟皆官物也以帑羨補廩闕其誑曰不可守莫能移官吏賴以免攝舉事詔延左右生論說無時歲餘百發具舉

學廩用增或告以舊例當獻于郡公曰是朝廷所以養士而可獻乎乃以修大成殿刑獄使者方孚若信孺聞而善之爲助材用焉繼寇古縣焚掠生聚經略司命君撫定受命不辭訖事爲圖其所當備某事當更帥長大悅明年再遣臨桂薄正李閱祖問民疾苦民指君昔所經理曰是皆可久願守之母失京西刑獄司治襄陽以邊防移漢東且兼領郡事尋又還襄寮屬惟君一人往來勞勩會虞薄襄城君入裨莫議出厲將士咸中機會制置使趙彥仁方亦移治襄君修十事以獻趙稱之不容口由是與參議歲時犒士亦惟君屬秩滿薦書闕一當路者欲留之君辭去

曰奈何以已妨人有宅在豫章城中因徙居焉華容
丞當上即挂衣冠不復出矣平生事親從兄交友睦
族皆盡其分取葉氏先二十一年卒繼馮氏男子二
人曰忞曰榮發俱世其業榮發嘗與鄉舉女子子二
人長適憂州司理同郡宋槻次適貢士廣漢張必大
皆相闕也孫男二人允述進孫女二人余蜀人也不
及與君接按狀所云仕桂日嘗以守法爲楊子直所
知以補常平之乏爲崔正子所善二公端人也所取
宜可信其後在襄趙彥仁才之既去又以書來之去
就遲速之節始終可觀是宜銘銘曰 莫樂無求莫
榮無媿寧羸厥躬永壽爾嗣

孫武義墓誌銘

嘉泰末某爲武學博士福唐孫從之應龍以舍選奏
名後二十年某待罪史臣從之以守叙州還奏事闕
下過余泣而言曰嗚呼尚忍言之先君以慶元二年
春二月 弃諸孤應龍貧且賤葬故緩嘉定元年

卜寧德縣之孝灣惟丙食暇

月

葬我先君以

妣鄭氏祔又未有以識諸竊也應龍不佞階綠科第
洵領州符又累被兩朝追命今先君爲武義郎妣
人將以命書告第而墓門之石若有待然重惟昔者
右庠之席應龍幸有位焉則以是累子不爲無詞余
每惟積善之有慶非曰爲某事則有其報也方寸之

動已所獨知而見乎著龜動乎四體顯然其不可掩况其子孫固一氣之感者乎余不及與君接而知從之已久嗚呼余曷敢不銘按孫氏系出江表其居福之烏石山下者故光之固始遷也後又徙長溪之西鄉五代時割西鄉以西爲寧德縣故君所居號寧德之寬嶺曾大父勸大父藏皆不仕父舉取其氏生三子男君爲長諱素玉字公輔資醇厚接物敬以嚴旁通陰陽地理書客有所歎扣語絡繹不窮閩土狹而民稠浮屠氏歲所入享於齊民民勤瘁節縮僅僅給伏臘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產爲子孫計往往逃儒歸釋君習其俗而從焉日積月累生

理用饒營室盧平宅兆凡以承寧考志者靡不殫竭兀惡聞訟獄冢子游學未返有強盜入室君熟視聽其自去既聞知其人亦不以干有司其遵畏涯分大抵若此年七十有四以卒鄭氏同郡小將人以勤儉相夫子年 前君 卒子男四人長世長次某次應龍令積官至武節郎新差知靖州李某與仲俱學浮屠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女一人銘曰
迺基迺棟迺有鑑盧匪苗匪畚匪其貯儲天之胙善至密不疏或穀後人永念拮据

孫和卿墓誌

余遷靖之明年閩人孫君遇從其族公來爲守博志

而強善以余之進之也從容語及其大父事泣數行
下且曰將有請焉而未之敢余曰何傷乎亦孝子慈
孫之情也明年以其父坦之所書事狀謁誌則君以
靖康元年生以嘉泰四年六月丙午卒且地相去世
相後若此况如余之獨學寡聞安足以知君乃即其
狀而叙之曰孫君和卿諱調系出江表世居允之固
始唐末徙福之烏石山歷數世散處長溪縣大留村
數世又徙龍坡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號柏
巖居士母葉氏君少有異質長通經子百家之書長
溪自唐神龍元年薛令之初舉進士士知鄉學
國朝中興初眉山師彥立古時號義丰先生講授于

縣之十里曰赤岸一方士習為之不變迨君講授邑
中發明經術砥厲名行時亦號龍坡先生閩俗善為
浮屠君務以攘異端正人心為已任縣令下車必首
咨訪蓋館于校官者垂四十年前後著錄之生不下
千人由是文物彬彬輩出與義丰分魯焉耻為世俗
輒媚語故試有司率不合堂之東偏曰寄隱堂聚書
千卷藏修息游其間舉世之所謂可悅者一無以動
其心焉嗚呼自屬民之法廢閭塾不修民無父師少
師之教於是乃有鄉黨自好者合國人子弟而私淑
之譬如大玉乎尹雖不幸不以鎮天府裸清廟然含
英蓄華輝潤一方所及不既多矣乎哀其遺文得易

解書解詩口義各五十卷左氏春秋事類二十卷冊
府一百卷龍坡文集十六卷子男二人坦夫甫甫早
卒女子子文長適郭德彰再適黃復次適進士林駿
曾孫男一人坦夫將以
某所以陳氏配是為誌
年月 日葬君子

歸州推官承奉郎致仕張君莫榮誌銘

君諱宗說字巖夫系出東漢平子其後南徙居廣信
郡子孫散入閩嶺五代初唐州長史又追贈補闕生
五子長保寅次霽官至左司員外郎今居于崇安縣
之白石山前者皆保寅之裔曾大父德運行成名立
學者稱為白石先生語在建安郡乘大父稟不仕父

璋以累舉恩得官初尉池之石埭轉丞邵武之建寧
循從事郎即所居官致其事改承奉郎母高氏同縣
將村人故武經太夫某之女繼母江氏建陽北樂人
故通判某州祀之女君刻志勵行尤善事繼母未冠
舉于鄉遊朱文公先生之門得為學之要登善扶誼
厚親睦鄰邦人愛重之紹熙五年有盜焚掠里閭由
西而東盡君之鄉境而返後五年復作自東而西亦
及境而返感曰此善人也謹毋犯鄉鄰既賴以免乃
因人情倡為義甲一家有警則甲衆畢集盜以屏息
光宗踐祚君以累舉恩授官時朱文公以忤權貴
人免官君寮僚友逆諸武吏會于精舍君語及時事

感憤激烈文公喟然曰巖夫真可與語為張飲盡歡
書樂府一闕命同志歌之且題名以識歲月今石刻
猶存初調江州湖口尉屬開禧北征縣當孔道師費
百出君董餉役檢吏姦民以不擾授歸州推官富上
即追惟考志亦致其事改承務郎後二十年

今上嗣位以恩轉承奉郎自號玉峯逸老恬於寵利
無聲色之奉家事授之二子唯詩書自娛樂道人之
善而略其過建豐為富沙之名鄉君刑善于里人尊
哲文禮名勝振貧乏孀孤而一門之內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故仁遜之風興焉以寶慶三年四月壬辰
卒十月己酉葬于崇安縣仁義鄉嵐頭廬山之下其

子壻江叔文狀其行求文以識諸竊余惟士之進退
去就亦惟友諸心而慊考諸義而協所謂七十而致
仕者特約為之制耳若樂行憂違翔集色堅固不是
之計也夫使載高位食厚祿則大將行其道次將行
其言非容容為祿仕計也猶未免平祿仕也則辭尊
而居卑辭富而居貧免死而已矣若上焉不能以有
行也下焉不出於為貧也禮際未善也陳力不能也
有二于是而託尊富以為祿仕假民社以自豐殖其
於義也何居有如張君老不待年令德表裏純名始
終吾故喜聞而樂書之取同縣胡氏文定公之族也
生二男子椿年南劍州將樂縣王簿椿年與鄉舉女

二人江叔文即長壻也今爲承議郎知靖州永平縣擢通判靖州次適昭武黃順之故儒林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所幹辦公事孫男五人時燁時燁時燁時燁時燁時燁孫女四人長適江維寧次適江錢舉寶慶二年進士第調撫州宜黃縣尉即叔文之冢子也餘未嫁外孫男子六人曾孫男女二人銘曰
物競而獨止人涉而印不精蘊而神內守志彊而氣亦至二十年間還之味八十三康寧之歲與其徇物以喪已嘆老而嗟卑也

處士黃君墓誌銘

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至允祿鄉中理生五子其二爲

湜大理丞庶之又太史庭堅之大父也四曰溥溥爲太常少卿則

縣丞康之又紡之大父也紡兄弟

十有二人是時族人相侍御史某家于荆紡徃從之

尋又游學于長沙愛掖陽山水從名數焉隸業于學

官之游藝齋講學不怠邑人有爲長沙令曹某詣郡

舍于學官之側夜聞誦書聲翌日從學椽得其姓名

進而問其世遂以子妻之而館焉即今郎官里上應

坊也生五子三曰中臣中臣生彥明取王氏生四子

君爲第三諱師南字鯁卿取何君某之女何君通判

某州君就試轉運司而州教授適司校比密以私居

諗君君曰人稟命有定分辨焉何守廉州州督以受

賅下吏使人詠君曰苟得免請以一斗珠為報君曰
 此言奚為至我且事在有司吾得而知乎又辭焉其
 學務以謹獨畏知不為利祿計年幾四十始舉于廣
 西路轉運司既試春官不利遂弃去築室于所居桂
 坡之麓辟塾延師以學諸子琴書滿室賓客盈門浩
 然將終身焉慶元三年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二越
 五年何氏卒享年七十有八君葬于來陽縣平陵鄉
 馬王嶺尋歸葬于縣之桃源大父墓之側而何氏附
 于峽村祖妣王氏墓之東子男四人長瑰早世次珍
 以鄉舉該特恩令為靖州軍事判官次璣次璉女二
 人長適陳康年次適李多聞為鬱林州司方參軍孫

男六人汝諧汝說汝止汝遜汝礪孫女三人長適陳
 康年之子天奇次適向文簡七世孫汝振次適資汝
 揖今主零陵簿內外孫男女 人先是余舉進士
 始識珍都城後三十年相與道舊故珍泫然以先墓
 未銘為請乃為叙而銘曰
 雖誘弗廷雖詠弗挺老壯而窮堅以終其年式教後
 人勿替有廷

從義郎胡君墓誌銘

紹定改元之冬余放靖未還金華胡潛介其婦翁通
 判靖州邵伯方笥以書來曰潛不天以禍吾父寔慶
 三年九月己亥弃諸孤紹定二年三月乙酉既即金

華縣之從善鄉上高頂葬馬墓道之銘莫夫子若而
潛也無以自進於門牆黨因其窮以及其甥諸孤之
幸亦云從也試辨其狀胡氏自安定先生世居海陵
後徙婺之金華宣和間清溪寇起剽掠鄉邑五世祖
友聞戰死合葬于清塘遵古制以昭穆葬今稱胡家
大墓山陰陸務觀游嘗為之銘君距大墓五世諱大
異字同之少自克厲冀天啟紹儒科不達勉就右選
初調寧國府旌德酒官部使者見知委攝縣事訟清
政平監行在激賞西庫會遣使金國君以才選為介
訖事詔增一秩再調台州兵馬監押秩滿堂授提舉
邕州右江兵馬母卒不行服闋授行在侍衛步軍司

鑿樂飯食俄寢疾以歿君為人沈毅而寬明橋梁隄
築之事凡以利人無不為也娶多富人里正良募役
吏舞文為姦利君捐田為義役倡規畫井然嘉定十
六年詔修復經界是役幾廢君力持之又賴郡侯相
與共守塵靡勿失余每惟王制既壞民散而無所繫
仁鄙壽夭貧富強弱為吏者弗及問也甚則有問而
奪之者矣幸而一鄉一問猶有忠信誠懇之人聳善
扶誼以維持保受之義則毋問其所及之廣狹人而
術斯也不有裨於政教乎嗚呼君之銘也余曷敢曰
不可君享年六十官至從義郎取范氏文正公七世
孫也三子男潛潛漸三孫男似儋圓二女子嫁承信

郎新監潭州南嶽廟趙希遺文林郎新池州司法參
軍趙與珣銘曰

匪仕之榮而志之施匪譽之要而義之為匪銘之美
尚嗣人之詒

於夫人墓誌銘

始余官胥卒天台張子益先之來為博士弟子自厥
二十有三年予廷靖又三年而子益來為州教授從
容語及家事蹙然曰吾婦氏將有謁焉而未之敢予
薄而問之予與子益友也子益有骨肉之愛而予得
愬然平則辟席而進曰子外姑卒于開禧二年二月
辛未今歲再終矣史巫紛若實操封窆之柄迨紹定

元年十一月庚申始克受于翠巖山樓於余氏先塋
之鹵原予也學先王之道疑不以簡爽綴葬為可婦
之兄曰余由將以銘請而吾弗敢致也子其許我乎
使誦其事則由之又夔所為事狀也其略曰吾妻於
氏世為台之黃巖人父進武校尉此時祖父然曾祖
父齒吾妻幼壯重孝謹校尉死母胡氏有心疾侍膳
藥漱浣左右無違既歸余氏則以所事母事舅姑敬
共夙夜承事宿齋祭饗先君子樂為善室無留門
吾妻先意識酒食有友調官之資思贖之不能吾妻
出奩中金以告里之黃氏有一女孤貧無依先君字
而嫁之則又助之凡此類弗可勝數予喟然曰是雖

婦德之常亦人所難能也姑止是為子誌之子益曰
抑吾姑之善也不寧維是吾聞諸婦曰吾母承寧族
姻容禮娣姒緼御妾姪媿休貧窮一門之內盎然以
春而自律至嚴每誦口又夜行以燭之語未嘗越足
禮法予曰事益之言宜信而予也罪放之餘也雖然
予曷敢不銘銘曰
毋良其子舅順其婦夫身其配子慈其母壻義其姑
我銘其墓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八十

